

《道藏》洞神部所收一篇葛洪佚文及其文献价值*

丁宏武

提 要：《道藏》洞神部收录《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为可信的葛洪之作，此文在研究葛洪生平经历、三国两晋时期的外国地理以及南海西域出产丹砂、香料之国等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陈国符称之为“晋代外国地理志”。随着对葛洪研究和古代西域南海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神丹经》卷下的文献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丁宏武，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道藏 葛洪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

葛洪是两晋之交著名的道教学者，《晋书》本传称誉他“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据《抱朴子外篇·自叙》、《晋书·葛洪传》、《道学传》等记载，葛洪一生著述甚丰，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庞杂。但除《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少数外，大部分已经散佚。其佚文，严可均《全晋文》卷116及117辑得两卷，主要包括《遐观赋》佚文、《西京杂记序》、《抱朴子序》、《关尹子序》、《肘后备急方序》、《养生论》、《抱朴子》佚文等。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补辑《富民塘颂》、《与广州刺史邓岳书》、《神仙传序》及《神仙传》佚文共20条（其中一条非葛洪佚文）。杨明照先生增辑《抱朴子外篇》佚文30条（《抱朴子外篇校笺》附录三）。但尚有遗漏，如《晋书·陆机传》引葛洪语云：

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飘逸，亦一代之绝乎！^①

各家辑本都未曾辑录^②。又《道藏》洞神部所收《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署名“抱朴子序述”，以上各家也未辑录。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兴字三号收录《太清金液神丹经》（以下简称《神丹经》）上、中、下三卷，分别题为张道陵、阴长生、抱朴子撰述。其中卷上及卷中记丹经及炼丹各法，卷下以葛洪的口吻记述了其早年游历扶南等国的所见所闻和晚年求为句漏令的真实原因，并详述扶南等

余国的地理方位、风俗特产以及南海西域一带出产丹砂、香料之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

《神丹经》卷下记葛洪语云：“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据此，葛洪年轻时到过扶南（今柬埔寨一带），《神丹经》卷下所述主要也是对此次扶南之行所见所闻的记录。但此事《抱朴子》及《晋书》等都没有记载。法人马伯乐于1937年撰文认为，《神丹经》卷下记大秦事诸多不确，是6世纪的伪托之作^③。20世纪40年代，陈国符先生研读《道藏》，称《神丹经》卷下为“晋代外国地理志”，肯定葛洪去过扶南，但并未做详细论述^④。60年代，饶宗颐先生详细考辨其中所记外国地理，认为“并无入刘宋以来的南海事迹，且从书中用韵（指卷下四言韵语）观察，决不能迟至六世纪”；并对葛洪此行及《神丹经》（卷下）的作时进行推测，认为“使此书可信，则洪之游扶南乃值光熙间南来就广州参军任之后，本传所谓‘停南土多年’时也”，“如系洪手笔，当作于咸和六年求为句漏令之后”^⑤。此后，冯汉镛先生又从葛氏现存著述中所提到的印支特产、扶南土俗、符箓变革、航海技术等方面证成此说^⑥。在此基础上，笔者曾围绕葛洪扶南之行是否属实，对《神丹经》卷下是否确为葛洪之作进行详细考辨。首先从《神丹经》经诀的出世年代、老子化胡故事的产生年代、万震《南州异物志》等方志的成书年代、《神丹经》卷下所记外国地理及其四言韵语的作

时等五个方面入手,推断《神丹经》卷下的作时必在三国后期至东晋初期之间,然后结合三国两晋时期丹经的传授方式、葛洪的生平事迹、《抱朴子外篇》的用韵等,断定《神丹经》卷下确系葛洪手笔,可作其扶南之行的内证,并且认为葛洪的扶南之行与其早年的访道求仙活动及交州情结有关,时间可能在晋惠帝光熙元年(306)至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之间^⑦。

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以及对道教和道教文化的偏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神丹经》卷下缺乏足够的重视,对此文在研究葛洪生平经历、三国两晋时期的外国地理以及南海西域一带出产丹砂、香料之国等方面的文献价值缺乏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不仅治域外地理者如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对此文鲜见征引^⑧,而且研究葛洪者也很少涉及此文,严可均辑《全晋文》和王利器《葛洪著述考略》等也失录未收。有鉴于此,笔者对《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兴字三号所录《神丹经》卷下进行整理标点^⑨,并根据饶宗颐先生的考辨对文本明显的讹误适当进行校勘^⑩。其全文如下。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抱朴子序述)

葛洪曰:洪曾见人撰南方之异同,记外域之奇生。虽粗该近实,而所覆盖浅,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铭殊方于内目哉。洪既因而敷之,使流分有测,彻其广视,书其名域,令南北审定,东西不惑。然混沌既分,两仪剖判。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四海之内,八荒之外,荡荡乎其远不可得。而究阴阳所陶,日月所照,青生素质,蚊行蠕动,漫漫乎其众不可得而详也。昔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历九州,征召荒要。然后辨方,考记异同。盖其足之所践,目之所睹者耳。然而玄黄所函,六合所包,犹未能得其百之一也。又邹阳书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谓九之一耳,四极之中,复有其八。”世之学者盖以为虚。

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地方千余里,众以亿记,包山带海,邈乎其畿。意亦以为南极之国,齐此而已。至于中夏之月,凯风时动,又有自南而来者,至若川流。问其地土,考其国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来,名邦大国若扶南者十有几焉。且自大柰拂林,地各方三万里,其间细国往往而处者,不可称数也。名

字处所,既有本末,且观士女,信各不同。乃知夫乾壤之间,广矣。虽在圣贤,游心远览,犹不能究,况乎俗儒,而不有疑?至于邹子所云,阨而非实。但余所闻,自彼诸国已什九州,其余所传闻而未详者,岂可复量。浩汗荡漫,孰识其极,乃限其数云有八哉?但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以九州配八卦,上当辰极,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耳。其余虽广,非此列云。及其山奇海异,怪类殊种,珍宝丽物,卓譎瑰玮,盈耳溢目,惊心愕意,既见而未闻者,诡哉不常,难可详而载也。此皆奢侈之外玩,非养生之所求矣奚(按:“奚”字疑衍)。

自扶南、顿逊,逮于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之中,朱砂、琉黄、曾青、石精之所出,诸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不能复缕其别名也。称丹砂如东沔之瓦石,履流丹若甄陶之灰壤,触地比目,不可称量。而此五国不见服用之方,莫知长延之道。贵无用以填宇内,遗灵石而不眄,竞雕玩之货,贱流丹之药。炼饵不加,真质长隐耳。混杂无亲,妙物不显矣。昔经眼校,实已分明也。余今年已及西,虽复咀嚼草木,要须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顾死将切近。小县之爵,岂贪荣耶?洪所以不辞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此之宿情,禄愿俱集。永辞坟柏,吾其去矣。夫学道志生,类多贫士。富者鼎食自逸,心惑声色,方屈节抑欲,遣情割乐,追师劳辱,志安辛苦,千无一也。且欲修神仙者,则非丹不升。家于扬州,贫来逐我,国贵八石,求之无方。不义而索,既非所闻,赁力期之,又体先羸弱。苟是不堪,则计关于心。纵其得一,永不备具。是以道常附贫,富常追贵也。且世难未静,寒热缠心,不期运钟天降,祸乱方兴。顾眄四体,常虑刃及,战惕不胜,亦何暇索药以养性命哉?今虽抱此丹经而无所措心,譬若献龙渊于屠肆,佩明珠于犬马者也。徒贵其质而不知所以安其用,不亦悲哉!

今将为弟子陈其旨实,其并听之焉。夫人大渴者长愿临长河,大饥者思托农圃,欲学道者,何不抱灵方游其地,则何忧丹石之匮乏也,意力之不集耶?奚为止足于贵竞之士,安身于纷争之邦,共其枯竭哉!夫知我

者希，则我者贵矣，固宜远人事而避闾闾，绝器扰而步丹丘。琴瑟奏于马厩，安识其宫商乎？彼不贵用丹之术，则不贵我所为之事。是以我得安其所营而心无怵惕，独贵所味而无钻仰，岂不尽理于内而如愚于外哉。且南遐大境，名山相连。下洞潜霍，高齐青云。火州郁勃，香陵芳芬。岂唯扬楚之郊，专有福地耶？但南徼是四海之外，先贤作名山记者，记其域内，不书其外。又丹经所言，既成而服，有升天之验，如仙人所传，八遐将一家庭宇耳。但此五国皆是人踪之所逮，奚足为渺渺哉。是以不嫌其遐而欲之其邦，不辞其辽而必到其乡。若天命不延，合服无成，拟之以分分之矣。修灵法守而得理，使飞霜炜焕，玄云四起，亦供勤矣，天济之也。夫生无贵贱，各当一死。洪消遣三尸，守精存气，拘魂养神，钻求灵味，求生不得，亦下聊不失一死也。譬众人寻纶，弋钩广津，投饵求鱼，谁知其先有？如干犬逐兔，获者有人。是以期命之终，虽帝者所不能讳。今一以分准，得失所期，灰身长衢，甘之如荠。正以抱道信诚，丹心内定，虽使苏、张更出，陈、酈复生，见喻以机运之会，敦说以荣华为先，妙辞丰藻，蔚言连篇，洪将勃然作色，拊于二子之肩，未复哂尔而笑，必折以一言：“乃心磐石，非尔可转；志坚金刚，非尔可断。”要言尽矣。夫有情志如是，庶几万灵或愍洪若斯之志，脱得启于蝉蜕之变者，复百余年之后，将比顾以省坟梓，回颜以示不信。但恐尔时不信者已成灰泥，无复与陈昔所归耳。此言亦可笑矣，未必可笑也。

今撰生丹之国，纪识外邦，并申愚心，附于金液之后，当藏宝藏，则洪辞永全。是以狐狸穴王城不讨，野鼠附社墙莫掘，如蚊虻寄鸿鹭以翔玄岳。今以羸文，结托真书，求自存录者也。诸弟子可以广视听也。当莠之言，廊庙亦择；狂人之志，时有所合。军帅可夺，匹夫叵违。再拜朱门，与尔长辞；背放松坟，中心藏之。俗人人（按：后一“人”字为衍文）既不能解于洪，洪亦复不能解于（人）。人之面墙而不自知，鱼鳖之余，岂不哀哉！人视我如狂，洪眇彼如虫，期度之运，安所告乎！将来君子，各搜德业，不以管穴别意，有所导引也。

行迈靡靡，泛舟洪川。发自象林，迎箕

背辰。乘风因流，电迈星奔。宵明莫停，积日倍旬。乃及扶南，有王有君。厥国悠悠，万里为垠。北款林邑，南函典逊。左牵杜薄，右接无伦。民物无数，其会如云。忽而尚罔，界此无前。谓已天际，丹穴之间。逮于仲夏，月纪之宾。凯风北迈，南旅来臻。怪问无由，各有乡邻。我谓南极，攸号朔边。乃说邦国，厥数无原：句稚歌营，林扬加陈，师汉扈犁，斯调大秦，古奴察牢，弃（叶）波闾宾，天竺月支，安息优钱。大方累万，小规数千。过此以往，莫识其根。

象林，今日南县也。昔马援为汉开南境，立象林县，过日南四五百里，立两铜柱为汉南界。后汉衰微，外夷内侵，没取象林国。铜柱所在海边，在林邑南可三百里，今则别为西图国^①。国至多丹砂，如土。出日南寿灵浦^②，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自立为王。诸属国皆君长，王号炮到。大国次王者号为鄙歎，小国君长及王之左右大臣皆号为昆仑也。扶南地多朱砂珍石。从扶南北至林邑三千里，其地丰饶，多朱丹硫黄。

典逊^③在扶南南去五千里^④。本别为国，扶南先王范曼有勇略，讨服之，今属扶南。其地土出铁。其南又有都昆^⑤、比嵩、句稚诸国，范曼时皆跨讨服，故曰名函典逊。典逊去日南二万里，扶南去林邑似不过三千七八百里也。何以知之？船船发寿灵浦口，调风昼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逊，一日一夕帆行二千里。问曰：“今长江舟船高樯广帆，因流顺风而下，日才行三百里耳，吾子今陈海行昼夜三（按：据上文，当为“二”之误）千里，岂不虚哉？”答曰：“余昔数曾问之，船船高张，四帆斯作，云当得行之日，试投物于水，俯仰一息之顷，以过百步。推之而论，疾于逐鹿，其于走马，马有千里，以此知之，故由（按：当为“有”之误）千里左右也。”其国出丹砂、曾青、硫黄、紫白石英。

杜薄^⑥，闾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数十日乃到。其土人民众多，稻田耕种。女子织作白叠花布。男女白色，皆著衣服。土地饶金及锡铁，丹砂如土，以金为钱货。出五色鸚鵡、豕、鹿，豢水牛、犬、羊、鸡、鸭，无犀象

及虎豹。男女温谨，风俗似广州人也。

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有大道，左右种桃榔及诸花果，白日行其下，阴凉蔽热。十余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饭、蒲桃酒。木实如胶。若饮时，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寿，或有得二百年者。

句稚^⑦国去典逊八百里，有江曰^⑧，西南向，东北入。正东北行，大崎头出涨海中，水浅而多慈石。外徼人乘船皆铁叶，至此崎头，阂慈石不得过，皆止句稚，货易而还也。

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国。又湾中有大山林，迄海边，名曰蒲罗^⑨。中有殊民，尾长六寸，而好啖人，论体处类人兽之间。言纯为人，则有尾且啖人；言纯为兽，则载头而倚行。尾同于兽而行同于人，由行言之，则在人兽之间。末黑如漆，齿正白银，眼正赤。男女裸形，无衣服。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对面同卧。此是歌营国夷人耳，别自有佳人也。

林杨在扶南西二千余里^⑩，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银为钱。多丹砂、硫黄、曾青、空青、紫石英。好用绛绢白珠，处地所服也。

加陈国在歌营西南海边国（按：“国”字疑衍）。海水涨浅，有诸国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财物，贾人当须辈旅乃敢行。

师汉国在句稚西南^⑪，从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国称王，皆奉大道，清洁修法，度汉家威仪，是以名之曰师汉国。上有仙人，及出明月珠。但行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万余家，多金玉硫黄之物。

扈犁国^⑫，古奴斯调西南入大湾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昆仑西北，流东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国万余里。乘大船载五六百人，张七帆，时风一月，乃到大秦国。

大道以中斯调国，海中洲名也，在歌营国东南可三千里。其上有国王，居民专奉大道，似中国人，言语风俗亦然。治城郭市里街巷，土地沃美，人士济济。多出珍奇、金银、白珠、琉璃、水精及马珂。又有火珠，大如鹅鸭子，视之如水。著手中，洞洞如月光照人掌，夜视亦然。以火珠白日向日，以布艾属之承其下，须臾见光火从珠中直下，

漉漉如屋霏下物，勃然烟发，火乃然，犹阳燧之取火也。其向阴有水出者，名曰夜光珠，如阴合之取水。至于火珠、夜光俱如一，但以其精所得水火而异其名耳。斯调洲土东南望，夜视常见有火光照天，如作大冶，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云是炎洲所在也，有火山，冬夏有火光。隐章国去斯调当三四万里，希有至其处者。数十年中，炎洲人时乘船船往斯调耳。云火珠是此国之所卖有也，故斯调人买得之耳。又有丘陵水田、鱼肉果稼、梁梁豆芋等。又有麻厨木，其木如松，煮其皮叶，取汁以作饵，煎而食之，其味甜香绝美，食之如饴。又使人养气，殆食物也。

大秦国在古奴斯调西可四万余里，地方三万里，最大国也。人士炜烨，角巾塞路，风俗如长安人。此国是大道之所出，谈虚说妙，唇理绝殊，非中国诸人辈作，一云妄语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风。不畜奴婢，虽天王、王妇，犹躬耕籍田，亲自拘桑织经。以道使人，人以义观。不用刑辟刀刃戮罚，人民温睦，皆多寿考。水土清凉，不寒不热。士庶推让，国无凶人。斯道气所陶，君子之奥丘，显罪福之科教，令万品奉其化也。始于大秦国人宗道以示八遐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从海济入大江七千余里，乃到其国。天下珍宝所出，家居皆以珊瑚为税櫺（按：疑为“櫺”之误），琉璃为墙壁，水精为阶阼。昔中国人往扶南，复从扶南乘船（按：疑为“舶”之误）船入海，欲至古奴国，而风转不得达，乃他去。昼夜帆行不得息，经六十日乃到岸边，不知何处也。上岸索人而问之，云是大秦国。此商人本非所往处，甚惊恐。恐见执害，乃诈扶南王使，诣大秦王。王见之大惊曰：“尔海边极远，故复有人子，何国人乎？来何为？”扶南使者答曰：“臣北海际扶南王使臣，来朝王庭阙，北面奉首矣。又闻王国奇货珍宝，并欲请乞玄黄，以光鄙邑也。”大秦王曰：“子是周国之边民耶，乃冒洪海二十万里朝王庭，良辛苦也。向见子至，恐观化我方，察风俗之厚薄，睹人事之流味耳。岂悟远贪难得之货，开争竞之门户哉！招玄黄以病耳目，长奸盗以益勤苦耶！何乃轻性命于洪川，蔑一身于大海乎？若夫周立政，但以轻货为驰骋者，岂不贱也！岂不弊哉！吾遥睹

其化，乱兆已表于六合，奸政已彰于八外矣。然故来请乞，复宜赐以往反。”乃付紫金夜光五色玄珠、珊瑚神璧、白和朴英、交颈神玉琼虎、金刚诸神珍物以与使者。发遣便去，语之曰：“我国固贵尚道德，而慢贱此物，重仁义而恶贪贼，爱贞贤而弃淫佚，尊神仙以求灵和，敬清虚以保四气。眇此辈物，斑驳玄黄，如飞鸿之视虫蠕。子后复以此货物来往者，将竟吾淳国，伤民耳目，奸争生于其治，风流由此而弊，当敕关吏，不令子得进也。言为心，盟戒之。”使者无言而退也。还四年，乃到扶南。使者先以船中所有彩绢千匹，奉献大王。王笑曰：“夷狄彩绢耳，何猥薄，物薄则人弊，谅不虚耳，非我国之所用。”即还不取，因示使者玉帛之妙，八采之绮，流飞苍锦，玉缕织成之帛，金间孔文之碧，白则如雪，赤则如霞，青过翠羽，黑似飞鸟，光精耀辉，五色纷敷。幅广四尺，无有好粗。而忽见使者凡弊之躬，北地之帛，真可笑也。自云大秦无所有，皆好中国物，永无相比方理矣。至于灶炊，皆然薰陆术为焦，香芳郁积，国无秽臭，实盛国者也。使既归，具说本末如此，自是以来无敢往复至大秦者。商旅共相传如此，遂永绝也。洪谓唯当躬行仁义，守操澹泊，耽虚味道，内情无欲者，推此而游，夫大秦必或得意耶。如其不尔，以交易相寻求者，实无理也。又大秦人白易长大，出一丈者，形仪严整，举以礼度，止则澄静，言气凌云，交游蔚挺。而忽见商旅之夫，言无异音，不知经纶进趣，唯贪货贿，大秦王是益贱之，尽言周国之人皆当然也。昔老君以周衰，将入化大秦，故号扶南使者为周人矣。周时四海弥服，扶南皆宾，所以越裳人抱白雉而献象牙于周也。今四夷皆呼中国作“汉人”，呼作“晋人”者。大秦去中国辽远，莫相往来，唯当是老君曾为周史，既入大秦，必称周国，尔乃号曰周人，不知周国已经百代也矣。

古奴斯调国^③去歌营可万许里，土地人民有万余家，皆多白皙易（“皙”、“易”二字疑有一衍）长大。民皆乘四轮车，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余人，昼夜作市。船行皆幡号，鸣鼓吹角。人民衣服如中国无异，土地有金玉如瓦石。此国亦奉大道焉。

察牢国在安息、大秦中间，大国也。去天竺五千余里。人民勇健，举一国人自称王种，国无常王。国人常选耆老有德望者立为王，三年一更，举国尊之。土地所出，与天竺同，尤多珍物，不可名字。察牢国人自慕其地土，生不出国远行。人民安乐，国无刑杀，唯修仁义，福德为业，甚雍雍然也。

叶波国^④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无与天竺同。

罽宾国在月支西北，大国也。土地平博，人民温和。有苜蓿草木（按：“木”字疑衍）、杂奇木、檀、梓、竹、漆、郁金香，种五谷、蒲萄诸果。治国（按：此处有误）园地多下湿，必种稻。人民多巧，雕文刻镂，织罽之绣。好冷饮酒食。有猕猴、孔雀、珠玕、琥珀、琉璃、水精，其畜与中国同也。苜蓿草，木神珍物也。云形如芋，人病盲，两目空尽，云绞其根汁而服，火煮其茎叶，为煎傅空烂中，则七八日许，乃更生珠瞳，而都愈矣。古人相传有一人病眼，卒被时主国王所召，当往到命，不展服药，神师令借其妇一目用之，乃听师言。师以刃刻妇目借行，经宿乃反以还之。师初取目时，乃捣草根汁服，并渍目，乃刻之，刻之不痛。著己眶中，亦用此汁和之，便立为其一体上，用以鉴照万物也。当还时，人又用此汁，即复如初。此天纵灵草，神妙不可得而言也，故名曰苜蓿草，由借目经宿也。余年少时曾闻此语，虚妄不信之。定至南徼，问人士有识者，乃云苜蓿草生在罽宾国别一山上，百余年一生，生如中国菖蒲花，难得也。非精进弗可见也。此山今名苜蓿山，山有众泉，水青色。罽宾国人老少有病目者，辄相檐（按：疑为“檐”之误）舆，诣此山泉澡灑（按：“灑”古同“洗”）之，无不愈也。水犹能差疾病之目，况百年一生神草，不以愈于空烂乎？如古来相传，验其山川，当有仿佛也。外地人有石彦章者，久居扶南，数往来外国。云曾至罽宾，见苜蓿山，不能高大也。山不生他，唯杂奇木，形如柘。伐其木，经十余年，破用作几橙（按：疑为“凳”之误）、车座、屋宇杂碎他物，后分别埋著土中，皆事事便生，如栽杨柳状，名曰杂奇木。云还埋苜蓿山下土中，他地不生矣。洪按：此山必是长生之丘阜也。何以言之？其草出用，令烂目反明而成光，

伐木则犹百年而后植，乃将山石之神能续人之精，泉流所育使乃朽木复生，谅可处身以养形骸，以随山气，以享无倾。岂彼国之久未之悟耶？

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驼马珍物如天竺。土地高凉，皆乘四轮车，驾四五或六七，辄之在车无小大，车有容二十人。有国王称天子。都邑人乘常数十万，城郭宫室与大秦相似。人形胡而绝洁白。被服礼仪，父慈子孝，法度恭卑，坐不蹲踞，如此天竺不及也。或有奉大道者中分地，亦方二万里，多寒，饶霜雪。种姜不生，仰天竺姜耳。无蚕桑，皆织毛而为纱縠也。犬羊毛有长二三尺者，男女通续用之。

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国土风俗，尽与月支同。人马精勇，土方五千里。金玉如石，用为钱。国王死，辄更铸钱。有犬马，有大爵。其国左有土地，百余王治，别住，不属月支也。

优钱^⑤在天竺东南七千里，土地人民举止并与天竺同。珍玩所出，奇玮之物，胜诸月支。如此乃知天地广大，不可意度。此诸国虽远，当后有表，但人莫知其限崖耳。其大秦、月支，欲接昆仑，在日南海行之西南也，最是所闻见大国也。

众香杂类，各自有原。木之沉浮，出于日南。都梁青灵，出于典逊。鸡舌芬蓂，生于杜薄；幽筒茹来，出于无伦。青木天竺，郁金罽宾，苏合安息，薰陆大秦。咸自草木，各有所珍。或华或胶，或心或枝。唯夫甲香、螺蚌之伦，生于歌营，句稚之渊。菱蕤月支，硫黄都昆，白附师汉，光鼻加陈，兰艾斯调，幽穆优钱。余各妙气，无及震檀也。

《神丹经》卷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首先，该文详细记述了葛洪早年游历扶南等国的所见所闻和晚年求为句漏令的真实原因，为深入了解葛洪的生平经历提供了非常可贵的第一手材料。考葛洪生平，他早年于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南来广州，至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左右始返丹阳，停留南土近十年^⑥，完全有可能游历扶南。又据《晋书》本传，葛洪晚年“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而《神丹经》卷下也说：“余今年已及西，虽复咀嚼草木，要须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顾死将切近。小县之爵，岂贪荣耶？洪所以不辞

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与《晋书》本传所载完全相合。葛洪晚年决心率子侄南行交趾句漏炼丹，如果没有经过实地考察而贸然前往，不仅不符合其年龄特征，而且有轻率之嫌，难以说服家门子弟，但《晋书》本传仅以“闻交趾出丹”一语作为葛洪此行的动机，未免过于简略。而《神丹经》卷下不仅有大量表明心迹、劝说弟子南行炼丹的话语，其中所流露的炼丹与恋家不可兼得的矛盾心情，也正是葛洪年事已高却远离家乡之时的真实心境，完全可以补充《晋书》本传的不足。又据《抱朴子内篇·金丹》等记载，自汉末至东晋初期，《太清神丹经》在江东的传播极为隐秘，除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人之外，其他道士无人知悉。但左慈、葛玄、郑隐都未炼成仙丹，所以寻求药石，合成神丹，自然成了葛洪的夙愿。《神丹经》卷下记述南海一带的产丹砂之国，正是这种愿望的必然体现，其中反复提到的丹砂、金玉、硫黄、石精、曾青、紫白石英等，正是《抱朴子内篇·仙药》所看重的各种“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总之，《神丹经》卷下的记述，与《抱朴子内篇》以及《晋书·葛洪传》等的记载互相印证，弥补了正史关于葛洪生平记述的很多不足和缺憾，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神丹经》卷下详细记述了三国两晋时期南海西域诸国的地理方位、风俗特产，为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及中西交通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对此，饶宗颐先生《〈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一文有详细论述，认为“此经记外国地理之重要，乃在于记载西南诸国里程，并排比其先后得一条贯”，并且指出其在古地理研究上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价值：“此经大半钞自万震（《南州异物志》），其资料之素材，可信为依据三世纪之纪录，不容忽视，此其价值一也”；“此经记扶南、典逊、林邑、杜（社）薄、无伦五国，而不及诃罗陀（宋元嘉七年入贡）、婆皇（元嘉二十六年献方物）、婆达（元嘉二十六年入贡）、盘盘（元嘉入贡）、丹丹（梁中大通二年入贡）、狼牙修（天监十四年遣使奉表）诸国，可见并无入刘宋以来（420年以后）之南海事迹，且从书中用韵观察，决不能迟至六世纪，此其价值二也”；“此经取材多自康泰、万震，持与类书征引者参校，颇多可釐正者，如句稚国条可明宋本《御览》‘與遊’乃‘典逊’之讹，又由扈犁国条，可证传本《洛阳

伽蓝记》“古有奴调国”应作“有古奴调国”，此其价值三也”；“经末述赞众香产地，为早期香药史之重要文献，此其价值四也”；“于叶波国不称乾陀或乾陀罗，与《北史》所记本名‘业波’正合，‘叶波’为本名，因为囁𪔐所破，遂改焉，此事亦见《宋云行纪》，云于正光（520）元年至乾陀罗国，可证《神丹经》写成年代，应前于此，其价值五也”^⑩。

总之，《道藏》洞神部收录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确实为葛洪所作，此文在研究葛洪的生平经历、三国两晋时期的外国地理以及南海西域一带的丹砂、香料出产国等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对葛洪研究和古代域外地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神丹经》卷下的文献价值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责任编辑：首之）

* 本文为 2011 年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葛洪及其著述研究——宗教本位与文学视阈相结合的综合考察”（编号：1101—12）阶段性成果。

- ①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 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81 页。
- ② 虽然今本《抱朴子外篇》及严可均、王利器、杨明照等人所辑《抱朴子外篇》佚文均不见此语。但《晋书》既曰“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云云，则此语出自葛洪之书无疑也。翻检葛洪所著诸书，这段评论最有可能出自《抱朴子外篇》。《北堂书钞》卷 100、《太平御览》卷 559 所引一则《外篇》佚文，与此大同小异：“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却后数百年，若有干迹如二陆，犹比肩也，不谓疏矣。”由此可以断定，《晋书·陆机传》所引即出自《抱朴子外篇》。
- ③ 马伯乐之说，转引自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见氏著《选堂集林·史林》，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72 页。
- ④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90、378 页。
- ⑤ 饶宗颐：《选堂集林·史林》，第 573、515、516 页。
- ⑥ 冯汉鏞：《葛洪曾去印支考》，《文史》第 39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59—69 页。
- ⑦ 参拙作《葛洪扶南之行补证》，《宗教学研究》2005 年第 4 期。
- ⑧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 ⑨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8 册，第 757—762 页。
- ⑩ 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见氏著《选堂集林·史林》，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17—568 页。以下只引用饶先生的校勘成果，不再注明出处。
- ⑪ “西图”，《水经注》卷 36《温水注》引《林邑记》、《初学记》卷 6 引张勃《吴录》、左思《吴都赋》、《御览》卷 790 引《异物志》及《交州以南外国传》等都作“西屠”。
- ⑫ “寿灵浦”，《水经注》卷 36《温水注》作“寿冷浦”。
- ⑬ “典逊”，上文作“顿逊”。《梁书·扶南传》、《御览》卷 556 引《扶南传》、《通典》卷 188 等也作“顿逊”。
- ⑭ 《御览》卷 788 引《南州异物志》：“典逊在扶南三千余里。”饶宗颐曰：“疑‘五’字为‘三’之讹。”
- ⑮ “都昆”，《梁书·扶南传》等又作“都雅”、“都军”、“屈都昆”、“屈都乾”、“屈都”等。详参饶宗颐考证。
- ⑯ 饶宗颐认为，“杜薄”即《梁书·扶南传》、《御览》卷 820 引《吴时外国传》等所云“诸薄”或“诸簿”。
- ⑰ 饶宗颐认为，“句稚”即《御览》引《隋书》、《通典》卷 188、《梁书·扶南传》等所云“拘利”、“九雅”、“九離”、“九稚”等的异译。
- ⑱ 《御览》卷 790 引《南州异物志》：“句稚去典遊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饶宗颐认为，“日”应作“口”。
- ⑲ 《御览》卷 790 引《南州异物志》：“歌营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大湾，中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饶宗颐认为，“蒲类”即“蒲罗”；“歌营”即《御览》卷 359 引康泰《吴时外国传》所云“加营”。
- ⑳ 《御览》卷 787 引《南州异物志》：“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则“林杨”又作“林阳”，“二”当为“七”之讹。
- ㉑ 饶宗颐认为，“师汉”乃古“锡蘭”之异译，又作“私河量”、“私河黎”、“私呵条”等。
- ㉒ “扈犁”，《水经注》卷 1《河水一》引康泰《扶南传》作“枝扈黎”，《御览》卷 790 引《南州异物志》作“扈利”。饶宗颐认为，“枝扈黎亦作拔扈利”，《神丹经》省称“拔扈利”为“扈犁”。
- ㉓ 饶宗颐认为，“斯”字当为衍文，“古奴调”国又见于《洛阳伽蓝记》卷 4。
- ㉔ “叶波”又见于《宋书·南夷传》、《梁书·中天竺国传》，《魏书·西域传》作“业波”，《宋云行纪》作“业波罗”，后更名为“乾陀”或“乾陀罗”。详参饶宗颐考证。
- ㉕ “优钱”，《御览》卷 787 引《扶南土俗》作“优钹”，饶宗颐认为“钹”乃“钱”之误。
- ㉖ 此处从钱穆《葛洪年谱》之说。详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56—62 页。
- ㉗ 饶宗颐：《〈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见氏著《选堂集林·史林》，第 573 页。